

# 爱情使者

【台湾】杨思蓓



1 258.4  
258-C<sub>2</sub>

# 爱情使者

【台湾】杨思蓓

杨思蓓

## 内 容 提 要

音乐学院学生王丹波因生活拮据，抛开了女友丁婕，企图投靠富家小姐来完成学业。丁婕为了报复负心的男友，假意接受一位富家的工作——以其美色诱惑其儿子宋文浩返回家里。丁婕因此雍容华贵地回到音乐学院，在整个报复活动中，她认清了王丹波卑鄙的人格，绝然离去。之后，丁婕放弃了那份具有三百万元优厚待遇的诱返工作，靠实力考进某乐团当大提琴手。在多次演出中，她与宋文浩相遇，发现宋并非花花公子，而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上进青年。于是，两人产生了真挚的爱情。

当飞机降临这城市的上空时，丁媿由头等机舱鸟瞰这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她心中别有一番感受，她对这城市有着一份很特别的感情，否则她也不会接受这一个特别的任务，重临这城市了。

这城市有一间著名的音乐学校，她曾在这学院攻读乐理，但由于某些原因，迫得中途辍学，而念书时那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就构成了她美丽又伤感的一部分回忆！

这只不过是很久之前的事吧！但现在似乎变得很遥远似的，她的年纪还轻，但也感到世事变幻无常，她忍不住低哼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。

空中小姐正在请乘客绑好安全带，飞机要降落了，她立刻站起来，重临旧地，毕竟是值得高兴的。

出机场时，酒店派来迎接她的贵宾车早已恭候在侧，那是一辆劳斯莱斯，虽然不是豪华型那一种，但作为外地来客，这份派头已很足够了。

现在正是盛夏，司機穿上整齐的制服，包括戴上帽子及

穿上皮靴，虽然在车内有空气调节，但当他出来为她开车门时，那一份炽热也够他受了。

对此，她微微有些歉意，但，她是不能制止他这一种礼貌或拒绝酒店对贵宾的殷勤服务。

但她可以作出补偿的，当这辆酒店贵宾专用汽车驶回酒店时，丁媿就是给这一位司机丰厚的小账；而她出手的阔绰，使这司机惊异得忘记了道谢。

她不仅对酒店接送司机出手阔绰，对代为搬行李的服务生的打赏也毫不吝啬的，这令他们十分之惊奇，想不到这一位小姐不仅年轻美貌，出手之豪爽没有多少人能及，何况她又是单身一个人。

到达酒店，丁媿先在金碧辉煌的套房浴室中舒适地沐浴，然后吩咐了冻饮。

这时她方才稍减疲倦，而暂时亦不想外出，她这就一边喝着饮品，一边想着今天晚上到哪里去吃晚餐好呢？

当然，这一间五星级酒店，食物水准自然也是一流的。不过，她想到各处逛逛、看看。她熟悉这里每一个地区，也知道哪里的饮食店厨艺高；同时，她又很想去见见音乐学院的同学及教授；还有，这里有不少美丽的沙滩，现在正是弄潮的季节，她要趁机好好地享受一下……

噢！她要到的地方太多，反而忘记了正经事呢！

想到了这里，她掏出一张照片来细看，那是一个青年，约比她大两三岁吧，长得温文尔雅，也不，她想：他既俊雅、家境又好，难怪他会成为花花公子；有些人很受幸运之神所眷顾的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

她将照片翻过来，写着“宋文浩”及一个高尚住宅区的

地址。

照片中的人文质彬彬，相信是不少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。

但丁媿轻蔑地哼一声，她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一类富家子弟，仗着父亲有钱，又天生一副俊朗仪容，终日无所事事，整天在女人中打滚，纵有亿万财产又如何？枉度一生！虽然这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。

于是她又忍不住从皮包里找出一张照片与之比较，照片中另一个青年，他年纪稍大一点，也没有那么英俊；但眉宇间却有一股英气，衣饰也很普通，甚至有些不修边幅，浓发也有点乱，不过乱得可爱。事实上，他的眼睛、鼻子及嘴唇，皆有一股倔强、不屈不挠的气概，有如贝多芬那样，坚强地迎接命运的挑战。

她正喜欢他这一特独的气质，但可惜的是……

她的心痛得有些收缩起来了，喃喃地说：“王丹波，金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”

突然，她有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：她现在可扬眉吐气，大可乘机折辱他一下。想到这里，她又得意地笑起来，她小孩子心性还未因环境的变迁而泯灭哩！

她立即拿起电话筒，要求酒店的服务部为她租艘大型豪华游艇，她要举行派对，客人名单未定，但船先租了再说。

酒店服务部自然十分乐意去办这件事，这是为顾客服务又可盈利的事，何况她的阔绰手段早已传遍了酒店。虽然酒店不知道她是谁，但她是一个年轻又美丽的大豪客，这一点便足够了。

她身上的现金不多，但有一张“白金”信用卡，不仅可以



买最昂贵的东西，还可以用作提取巨款。

她在作了这个特别安排之后，也大为兴奋，她为了能够如此大肆挥霍而感到痛快。她本来是有任务的；但她偏不去进行，而且只顾去做私人的事，她这样做，是带有报复的意味。

晚餐时，她本来可以在自己的套房内进食；不过，她不想独自一个人进食，她便到酒店的扒房去。

她盛装打扮，穿着最新款的时装，这也是新购买的。

在这豪华酒店扒房内，单独进食的女子并不多见，何况又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年轻少女，穿着露背新款裙子，自然立即吸引了不少目光，其中自是仰慕的目光居多。

她现在才体会到以前的人说过的话：“美丽的女子必须富有，这才可以令她的美丽更为完美。”

她本来不喜欢饮酒，也特别吩咐要了一瓶上好年份的香槟，在轻轻呷饮着。

她已成为全场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了，这不仅是由于她的“孤芳自赏”，最主要的还是她的艳丽与高贵——更带有神秘感！

这时坐在东面的一桌的一位客人，在几次回首细心打量她之后，终于站起来，向她走过来，那是一位中年男子，大约是五十岁左右，他有礼貌地来到她面前，微微地欠欠身，优雅地说：“若果我没有记错，你应该是丁小姐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我姓丁，阁下是——”她微有困窘，因为这人虽有点面善，但却记不起他是谁。

这中年绅士改口说：“丁同学，我只不过曾为王教授代过

几天课，难怪你是记不起的。”

“呀！你就是张秋生先生？”丁媿经他一说，这才记起来了，忙说，“请坐！”

张秋生是位音乐指挥家，也是巴罗克音乐学院王教授的朋友，有一次王教授病了，他曾代课。

“我和太太在另一边进餐，既然你只有一人，不如过来和我们一起吧！好不好？”他十分客气。

“噢！这是我的光荣！”丁媿立即同意了。

当他介绍他的太太给她认识时，这一位慈祥的中年女人笑着说：“怪不得他对你的印象那么深刻，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美丽的女孩子。”

“张太太，你过誉了。”丁媿心里是大为高兴，虽然她曾听过不少对她的称赞，但这位张太太说得很风趣。

“不错，你的容貌比你的音乐才华更为吸引我。”这位指挥家也哈哈地笑着说，“当然，我不是说你没有音乐才华，但短短几天代课，使我印象难忘的自然是由于你的花容月貌。”

“张先生，你这样说，更足以说明我实在欠缺音乐天分了！”她有些失望地说。

“噢！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”张秋生连忙说，“事实上，我是不相信天分或天才这一类神话的；如果你真的喜爱音乐，只要努力钻研下去，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，那就一定会有所成就。你现在仍在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吗？”

“嗯——我暂时未有此打算。我这次来度假的！”她有些惭愧地说。

“一个人？”他微微有些奇怪。



“是的，一个人。”

“你已辍学一年——现在你有机会，为什么不继续你的学业？难道你对音乐真的不感兴趣了吗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打量她这一袭漂亮而又名贵的衣裙，轻柔的设计，一看便知是出自名家。

“我仍喜欢音乐，也很想重返巴洛克，但——”

他等待她解释下去。但，他的太太暗中碰了他的脚一下，他这才醒觉，不应追问别人的私生活，何况她似有难言之隐，于是忙换了个话题，说：“丁媿，今晚有一个音乐歌剧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和我们一同去欣赏。”

“噢！这真是好极了！”她大喜过望，她知道这里的歌剧院票子不容易买，何况是鼎鼎大名的指挥家也前去欣赏，这一出歌剧定是大有来头。

所以在结账时，丁媿坚持这一顿晚餐由她作东道，而当她取出那一张“白金”信用卡时，他感到奇怪。其实，她并不是要在他们面前炫耀，而是她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去付账。

当他们离开这高贵的酒店时，丁媿看到一个男子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她，这男子在机场时就曾出现过了，这未免太巧合了吧？

虽然，她的美貌吸引了不少男士的目光，但她直觉上觉得这男子是跟踪她的，如果他不是跟踪得不够技术的话，那就是公然地向她表明是在跟踪她。

酒店的贵宾汽车已在外边等候他们，张秋生夫妇又大为惊异，他们想不到这小妮子有此排场，但始终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也就不再多问。

不过，最令丁媿气怒的是，当他们上车时，那一个跟踪

她的男子也赶着截了一辆计程车，简直有如魔鬼那样如影随形。丁媿心里暗笑一声。

汽车驶至剧场中心。在“第一剧场”中上演的是《费加洛的婚礼》；当然，入场券早已售罄；不过，和张秋生夫妇在一起，她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因为张秋生包有一个厢座。

那一个一路跟踪的人，自然不能进场了，她心里大感痛快。

当她一踏入剧场，她立即就感到有如天王巨星般，除了她的美丽之外，主要还是她由张秋生夫妇所陪伴，张秋生是名指挥家，在这类场合中，自然不会没人认识他，他的入场自然引起了若干轰动。事实上，他亦频频地向相熟的人挥手；但却对她说：“丁媿，是我沾了你的光啊！看，有你在身边，羡煞了不少男士！”

“不要说笑了，若不是你带我进来，我压根儿没有机会置身这里呢！”她一边说一边游目四顾，希望见到她一些在音乐学院时的同学；不过，这环境下并不容易辨认。

张太太笑了一下，打开了手袋，取出一付观看歌剧用的小巧精美的望远镜，递给她，说：“你要找朋友吗？”

于是她接过了望远镜，往大堂观众中看去。

当然，她不仅是看看有没有同学在坐，主要是看看她心中的王丹波；但要在大群观众中去找一个人，谈何容易呢！最后，她只得放弃了，随意去看看其他厢座的观众。在厢座内的观众自然是有身份的人，事实上，今晚在厢座的客人，不论男女，皆是衣着华丽，打扮入时，细细看倒像是个小型时装表演呢！

由此可知，这类高贵场合，台上台下皆是很有瞄头的！

当她的小巧望远镜无意中移到左边的厢座时，她看到了一张颇为英俊又似曾相识的脸孔，她不禁为之一呆。

这一张脸孔她曾在那里看见过呢？她一时之间想不起来。

于是她再细心透过望远镜，打量着这青年一番，不禁哑然失笑，心底暗说一声：原来是他！

这英俊的男子正是照片中的宋文浩，也正是她要找的人，想不到无意中见到他，由于好奇，她也就趁机会好好观察一下这名花花公子。

透过望远镜， she 可以仔细打量他，而对方是不知道的，同时，在这距离之下，却能清楚地观察他脸孔细微之处，这正是望远镜的好处。

这青年比照片还要英俊，真是罕见的美男子。他和几位朋友在一起，一共是两男三女，他们的年纪都不太大。她留意这三名女子，她们都很端庄，不像是不正经的女孩子；不过，凭外表看，那是看不出来的，不少人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呢！

但无论如何，这一位花花公子竟然会偕他的女伴来欣赏严肃的歌剧，的确是令她颇为感到诧异；不过，也有可能纯是一种社交玩意，与音乐爱好扯不上关系，她相信在座中有不少是这样的人士。

但无意中能在这里见到他，对她而言，这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事，至少，她可以不费工夫就有报告及交代了。

“丁媿，你看见朋友吗？”张秋生奇怪地问，他见到她停在某一个目标太久了。

“嗯——不是。”她将望远镜交给张太太，而在这时候，开幕的音乐曲响起来，全场的灯光渐渐暗去，射灯投向舞台。

散场时已超过十二时了。在入场时，他们见不到巴罗克音乐学院的同学及教授；在离场时，反而遇上了两三位教授及同学呢，当时是在剧场外等候汽车，而当酒店的贵宾车来接她时，他们的诧异也不在张秋生之下，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呢！

“张先生，让我送你们回家去吧！”她说。

“不用客气了。”张秋生说，“谢谢你的晚餐。”

“噢！你太客气了，是我应该感谢你才是，如果没有你的邀请，我又怎会有机会欣赏这精采的歌剧呢？”她衷心地。跟着，她又和一位姓陈的同学道别，这位同学比较率直，叫道：“丁媿，你现在环境好得很，应该回来继续攻读音乐，不要浪费你的天分。”

她上车时，尴尬地笑了一下，讪讪地说道：“我没有天分，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不过，改天我会回校去拜访各位教授及同学的。”

“应该的，王教授很挂念你呀！”

这时，酒店的一辆名贵专车将她载走了。

这一次，她没有发觉有人跟踪她了。

尽管如此，她心中仍然愤愤不平，显然，那是“托付”她的人对她不信任之故，也许对方已看出她是毫无诚意去履行她的任务，但也不应该派人监视她！

她回酒店之后，决定立刻打长途电话回去大兴问罪之师，但她拨了两下又重新放下电话，冷笑了一声，她想，何

必动气呢？索性痛痛快快大玩一场，风光一下，然后方辞职不干，这才是最佳报复呢！

第二天，她在酒店的房中吃过早餐后就外出。她走到一家名贵糖果店，买了几盒糖作礼物，然后再乘车至巴罗克音乐学院去。

这一间古典派音乐学院位于这个城市的东部，附近是高级住宅区，地点是在近郊，环境十分优美，临河而建，庄严而又典雅。独立的校舍，围墙外攀满了长春藤，围墙内占地很广大，大致上分为三座建筑物，依山而建的是一座宿舍，因为这里有寄宿的学生，也有通勤的学生，通勤的学生自然在本埠居住的多；至于寄宿生则是外来学生为多，当时丁媿也是寄宿生。

另外两座建筑物则是授课和实习之用的。她虽然专攻乐理，但时而玩玩乐器，那里有许多宽敞而洁净的大教室，她就常常躲在这些大房间中拉大提琴、弹钢琴或竖琴；那实在是很美妙的享受，一个人在大房中，光凉的地板，窗外爬满了蔓藤，微风扬起了白色的薄纱窗帘，流泻进来的阳光比黄铜还要光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拉大提琴，或是弹钢琴，都是最大的兴趣和最高的享受。

至于在上课时，也是其乐无穷的，教授们是对音乐有高深的认识，而且品格高尚。对音乐有修养及爱好的人，他们的品格都不会卑劣，事实上，他们都是具有魅力和特殊气质的人，和这些人朝夕相对，聆听其教导，接受其艺术熏陶，又有不时的演奏各种乐曲，真是其乐融融！

不错，这巴罗克音乐学院是她的“乐园”，是象牙塔，是

不沾人间烟火的天堂；但在一年前她却不得不离开这个乐园，无缘再生活其中。

现在告别了一年后，重临这里，她有说不出的感慨，望着这座长满了长春藤的典雅建筑物中心，充满了仰慕和眷恋之情。

她现在有如一个被贬谪下凡的仙女，仰望着以前生活过的宫阙那样。

最后，她抖擞精神，昂然地走进这高高在上的学府！

当她一走进校务处，立即被人认出来了。

“丁同学，你终于来了！”那位四十余岁的关小姐，立即向她迎了上来，她是这里的接待员。

“关小姐，你知道我今天会来的吗？”她故意这样问。

“噢！陈同学和张先生说过你来这里度假，你自然会来见我们了！”关小姐说，“只不过不知道你今天就来到罢了。”

她心里暗暗得意，无疑地，昨晚和张秋生夫妇在一起的事，加上又遇到陈同学及几位教授之后，看来学院里不少人已知道了。

学院里学生不多，自然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，这效果比她预期的更为迅速，当然，这是拜这位鼎鼎大名的指挥家所赐。

“同学们都好吗？还有王教授？”她问。

“我们都挂念你啊！好了，你现在终于回来了，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高兴的！”关小姐说得十分诚恳。

“你们真好！”她听了十分感动，“关小姐，这小小礼物是给你的。”

“噢！这是我喜欢吃的糖果。谢谢你！”

“我先去见见王教授及同学，待会儿再跟你聊。”

于是丁媿往宿舍走去，她知道王教授现在并不是授课时间。王教授有他的私人休息室及卧室，他虽然在这城里居住，学院还是为他准备了一切。

她不想干扰其他在上课的同学，所以绕过花园前去；途中遇到了几个校役及园丁，他们看见她都十分开心，热烈地和她招呼，他们还以为她是回来复课呢！

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她是十分熟悉的。以前，她在这里生活及学习，反而不觉得有什么，也许正是福中不知福吧！现在离开之后，她才觉得可贵。

她绕过上课大楼，但不可避免经过演奏及演习大楼，于是，她就听到几个同学在弹钢琴或拉小提琴了，其中还夹有笛子；在宁静的环境中传来乐声，令她感到无比的温馨。

突然之间，她生出了一股强烈的欲望，非要回这里再学习不可！即使“出卖自己”也在所不计。

只要她能把一个“浪子”带回他父亲那里，那么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但她怎能够“出卖自己”呢？

这值得吗？

她一想到这里，就感到无比的愤怒，上天对她委实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无忧无虑地在这里过日子，自己却饱受折磨、历经风霜？

即使能回到这里攻读，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了！

正当她低首愁思，向宿舍大楼走去时，花圃后突然走出了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！

她吃了一惊，猛然抬头，整个人更是一呆。



原来正是他。

他当前的神情颇为滑稽，他双手吃力地拿着一个巨大的黄铜喇叭。

这令她笑了出来。

“媞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他又忧又喜地说。

她避开了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回来，我等了半天了！”

“你知道我回来？”

“是，是王教授说出来的，昨晚张秋生见到你，在酒店和你吃晚餐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想不到我回来第一天就见到他，他还带我去看歌剧，这是我的好运气！”她心里暗喜消息传得这么快。

“唔，你的运气不止如此吧？”他别有意味地说。

“何以见得呢？”她的眉毛为之一扬。

“可不是吗？你一定是转了运，或是你的家人走了运！”他看来是颇为羡慕地说。

她淡淡地一笑，不置可否，反而乘机讥讽地说：“我的运气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你，你结识了马如玉，此生你可以高枕无忧了。”

他苦笑地皱了一下眉头，说：“马如玉怎比得上你呢？”

“你是指哪一方面呢？”她嘲笑地说。

“容貌和性格都比不上你！”他坦白地说。

“唔，这些都无关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她生于富裕之家！”她感痛心，所以说说话毫不留情。

“现在恐怕不是了！”他贪婪地审视她身上的衣饰。

她今天身上每一件衣饰，都是名家设计的名牌，不要说

穿的，单是手腕上的手表，就价值不菲了。她现在刻意的打扮，和以前的朴素小女孩比较，简直是前后判若两人。

她得意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们可以‘重拾旧梦’了？”

他的眼睛闪亮了起来，但仍然保留地说：“如果你肯宽恕我的话，我们仍然是好朋友！”

她有一股怒气打从心底冒上来，斜着眼看他，不过，与其说是愤怒，倒不如说是悲哀和鄙视。

他看见她神色有异，立即低下头来，惭愧地说：“丁媿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我的确是一个卑鄙小人。”

他这样说了出来，她反而觉得不好意思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人是值得原谅的。而自己却还一直爱着他，即使他移情别恋，她仍然不能忘记他，也许他心中仍然是爱她的吧？

也许就基于这一点“牵系”，她才做出这一连串“无聊”的事来吧！

“马如玉对你不好吗？”她忍不住奇怪地问。

“不，她一向对我很好，她是一个好女孩，但——”

“但什么呢？”她心下别有一番滋味。

“但我爱的是你呀，难道你感觉不到吗？”他说得十分激动，“即使你离开了这里，我一直不能将你忘怀！”

他说得如此真诚，她心里感到无比的甜蜜，但却又有无比的辛酸，像推翻了五味瓶，但她口中冷冷地说：“我记得我还未离开这里时，你已移情别恋了……”

“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。”他痛苦地说。

他将这巨大的黄铜喇叭放在地上，它实在太重了，拿在手上吃不消。

“我很了解你的苦衷。”她轻蔑地说，“马如玉的父亲能够